



Sula

秀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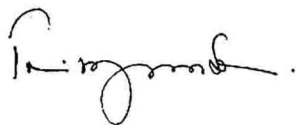
托妮·莫里森 / 著

胡允桓 / 译

Toni Morrison

南海出版公司

秀拉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ikely belonging to the author Toni Morrison.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a large loop at the end.

〔美〕 托妮·莫里森 著
胡允桓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秀拉/[美]莫里森著;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6
ISBN 978-7-5442-7046-5

I. ①秀… II. ①莫…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232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091

SULA by Toni Morrison
Copyright © 1974 by Toni Morriso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4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秀拉

[美]托妮·莫里森 著
胡允桓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华 艳
特邀编辑 刘昱含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112千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7046-5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思念一个还会在身边停留很久的人
是莫大的福气。

谨以此书献给福特和史莱德，
他们还在我身边，
我对他们的思念却已然开始。

无人知晓世间予我的玫瑰，

只有我自己……

我有过太多荣誉。

他们不想在任何人心中

看到这样的荣誉。

——《玫瑰黥纹》

第一部

那个他们连根拔掉龙葵和黑莓、为梅德林镇修建高尔夫球场的地方，过去曾有一片居民区。这片居民区高踞在山间小镇梅德林之上，沿山坡一直伸展到河边。这个地方如今被称为梅德林市郊，但当年黑人居住时却被叫作“底部”。一条林荫大道连接了“底部”与山谷，路两旁栽种着山毛榉、橡树、枫树和栗树。山毛榉现在已不复存在，那些过去常有孩子们躲在缀满花的枝条后向行人喊叫的梨树也不见了。大笔款项拨来，把从梅德林一路攀上高尔夫球场大道的那些杂乱无章、衰微破败的建筑物夷为平地。人们准备推倒那家“小有余钱”台球厅。以往男人们常坐在那里的椅子上，长筒棕色皮鞋踩在椅子的横档上，他们在那里聚赌。一枚钢弹就能把艾琳的美容院毁成粉末。女人们曾坐在屋内的理发椅上，仰靠着脑袋打瞌睡，让艾琳把努·奈尔牌发乳揉进她们的头发。穿着

卡其工装的男人们会把莉巴烤肉店的石板墙撬松。以前那位老板娘总是戴着帽子操作，没有它，她就会忘记怎么配料。

“底部”即将荡然无存（横跨小河的人行桥已经不见了）。不过，也许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这里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城镇，只不过是片居民区：在安静的日子里，山谷里的居民有时会听到那里传来的歌声或五弦琴声。要是山谷里的某个男人刚好到山上办点公事——收房租或保险金，他可能会看到一个穿着花裙子的黑女人随着口琴奏出的轻快乐曲跳着步态舞、扭摆舞或是什么随心所欲的舞步。她的一双赤脚会扬起褐黄色的灰尘，落到那个一吹一吸地演奏口琴的男人的工装裤和露出大脚趾的鞋子上。四周围观的黑人摩挲着膝头哈哈大笑。这个从山谷里来的人会很容易被开心的笑声吸引过去，而注意不到那种成年人的痛苦，它隐藏在眼睑下，在包头布或是软帽下，在手掌上，在上衣磨损的翻领后，在肌腱的弧线里。他必须站在圣马太大教堂的后排，让那男高音的歌声为他穿上丝袍；或是去触碰雕匙人的双手（这个雕匙人已经有八年没工作过了），听凭那曾在木头上跳动的手指来吻他的皮肤。不这样做，他就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尽管那笑声本身就是痛苦的一部分。

一个令人撕扯着衣服、拍打着膝盖、流出泪水的笑甚至能描述和解释他们是怎么沦落至此的。

一个笑话。一个关于黑鬼的笑话。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当

然不是全市，而是一块黑人们定居的地方。这里明明高踞在山顶上，却被叫作“底部”。只不过是一个关于黑鬼的笑话。就是那种磨坊关门之后，白人想从别处寻些开心时所讲的笑话。也是在那种天不下雨或连续几周阴雨不断的日子里，黑人也想寻些开心时所讲的笑话。

一位人很好的白人农场主对他的黑奴说，要是他能干好一件难办的活计，就许给他人身自由和一块低地。黑奴干完活后，要求白人履行诺言。自由容易得很——农场主没有食言的意思。但他不想交出任何土地。于是他对黑奴说，很遗憾，要把山谷里的一片土地给他。他原想给对方一块“底部”的土地。黑奴眨了眨眼睛，不解地说，他以为山谷的土地就是低地。主人说：“不，你错了！看见那边的山了吗？那才是低地，富饶又肥沃。”

“可那是在高高的山顶上啊。”黑奴说。

“从我们这里看是高的，”主人说，“可是当上帝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低地了。所以我们才这么叫它。那是天堂之底——有着最好的土地。”

黑奴就这样敦促着主人给自己一块土地。比起山谷里的，他一心想要山顶上的，事情办妥了。他得到了山上的一块地，在那里耕种真能让人累折了腰。那里水土流失严重，种子都会被冲掉，而冬天寒风又呼啸不已。

这样一则故事造成了后来的景况：白人住在俄亥俄州富饶谷地里的那座河滨城镇上，而黑人则定居在高山上，只能从每天都能真的低头看着白人这件事上得到微不足道的安慰。^①

说起来，“底部”那片地方确实很美。后来，小镇扩张了，农田变成了村落，村落又变成了市镇，梅德林的街道也随着这种发展而变得热气腾腾、烟尘滚滚了，倒是山上“底部”那些遮掩着简陋的木板棚屋的绿树看上去还郁郁葱葱。到上面打猎的人们有时会暗自惊讶，当年那个白人农场主也许是对的，也许那里倒真是天堂之底呢。

黑人当然不会同意，可他们根本没空想这些，他们为柴米油盐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彼此说长道短，早在一九二〇年时，他们就开始琢磨夏德拉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在他们中间由小姑娘成长为女人的秀拉又怎么了，还有长年囿于“底部”、足不出村的他们自己的生活。

^①英语中“低头看”还有“看不起”的含义。

一九一九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自杀日”的庆祝活动从未中断，自从一九二〇年以来，每年的一月三日都要举行一番纪念活动，哪怕多年来，这个节日的创始人夏德拉克是唯一的庆祝者。夏德拉克在一九一七年的战斗中被炸伤，之后便始终处于劫后余生的惊吓中。他回到梅德林的时候样子倒很精神，但人已经垮了。甚至连镇上最苛刻的人有时都会梦到几年前他未上前线时的样子。当时他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嘴唇上回味着口红的味道。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间，夏德拉克发现自己正和一群战友奔跑着穿过位于法国的一片战场。那是他初次与敌人正面交锋，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连队是在冲锋还是逃跑。连日以来，他们一直沿着一条岸边结冰的小河行军。他们在某处渡过了河，脚刚踏上对岸，叫喊和爆炸声就响成了一片。周围弹片横飞，虽

然他明白这就是“那种东西”，却仍然无法拼凑起准确的感觉，与“那种东西”相应的感觉。他期待着恐惧或兴奋——期待感受到某种非常强烈的东西。可事实上，他只能感觉到靴子上的一枚钉子带来的疼痛，他的脚一着地，钉子就会刺穿他的大拇指。那天很冷，他呼出的气清晰可见，有一阵子他感到不解，在笼罩着他的尘土飞扬、烟雾灰暗的爆炸中，他自己的呼吸居然如此洁白纯净。他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飞速穿越战场的一大群人的深处奔跑着。脚趾上的疼痛让他迟疑了一下，他稍稍向右一偏头，正好看到近旁一个士兵的脸被炸飞。他还没来得及表达震惊，那个士兵扣在汤碗似的钢盔下面的脑袋就已经不见了。尽管失去了大脑的指令，那具无头的身躯仍然在执拗地向前飞奔，动作有力，姿势优雅，根本不顾脑浆正顺着脊背向下流淌。

当夏德拉克睁开眼睛时，他已经被平放在一张小床上。在他面前的一台小推车上有一个大大的白铁盘，里面划分成三个三角形，第一个里面是米饭，第二个里面是肉，第三个里面是烧西红柿。一个小小的凹槽里放着一杯白色的液体。夏德拉克望着白铁盘的这三个三角形里柔和的颜色：隆起的白色米饭、闪着血红色的西红柿和灰褐色的肉块。它们令人厌恶的特质被囊括在几乎相等的三个三角形里——一种均衡感让他镇定下来，均衡感带来的宁静感

染了他，使他疑虑顿消：那白色、红色和褐色会原地不动——不会爆炸或是从它们的限定区域内喷涌而出——他突然感到一阵饥饿，四处寻找他的双手。起初他的视线十分警觉，因为他必须小心行事——一切东西都可能散落在任何地方。后来，他注意到在他臀部两侧的米色毛毯下有两块隆起。他极其谨慎地举起一只胳膊，发现他的手连在手腕上，这才放下心来。他又试了试另一只胳膊，结果是一样的。他慢慢地把一只手伸向那只杯子，正要张开手指时，手指却像杰克的豆茎^①般蔓延开去，杂乱无章地盖满了小推车和病床。他发出一声尖叫，闭上眼睛，把两只不断变长的大手塞回毯子下面。离开视线后，手指才缩回正常尺寸。不过他的尖叫唤来了一名男护士。

“当兵的，今天你不会惹什么麻烦吧，对不对？对不对，当兵的？”

夏德拉克抬起头，看到一个身穿绿色夹克和裤子的秃顶男人。他的头发在右侧很低的地方分缝，这样就有二三十根黄发聊胜于无地遮掩了顶上的秃头。

“来吧。拿起那把勺子。拿起来呀，当兵的。不会有人喂你一辈子的。”

①在西方童话中，杰克沿着一株神奇的豆茎攀缘而上，直达天上巨人的住处。

汗水从夏德拉克的腋窝淌到了两肋。他不敢看到自己的手再次变长，而那套苹果绿色衣服里发出的声音也让他感到恐惧。

“把勺子拿起来，我说。你这样没意义……”那个护士伸手到毯子下面去摸夏德拉克的手腕，想拽出那只怪手。夏德拉克猛地往回一抽，撞翻了小推车。他惊慌失措地站起来，竭力想甩掉他那些骇人的手指，却把那个护士打倒在邻床上。

当人们给夏德拉克穿上拘束衣时，他反而感到轻松和感激，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双手终于被掩盖起来，不管有多大，总算不会再长了。

他被人们用带子捆在小床上，陷入了沉默，竭力想把头脑中松散的绳扣系紧。他发疯地想看到自己的面孔，并把这张脸和“当兵的”这个字眼联系起来——那个护士（还有帮忙绑他的另外几个人）就是这么叫他的。他想，“当兵的”或许是一种秘密，^①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看着他，把他叫作秘密。况且，既然他的双手会像刚才那样疯长，他的脸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惧和渴望把他折磨得够呛，于是他开始想些别的事。也就是说，他任凭自己的记忆随便滑进往事的任何一个洞口中。

他看到了一个面向河流的窗口，他知道河里满是鱼。有人就

^①此处的士兵“private”的另一个含义为“私下的”。

在门外轻声说话……

夏德拉克早期的狂躁症发作时，医院工作人员正在制订一份关于在高度危险地带疏散病员的备忘录。这就必然需要一些空间。夏德拉克的狂躁或者说优先权让他出了院，还领到二百一十七美元、一整套衣服和一些相当正式的文件副本。

迈出医院大门时，大地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他：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边缘被修整过的草坪和笔直的人行道。夏德拉克看着那一条条水泥路，每一条都清晰地通向某个人们想去的方向。所有水泥路面与绿草坪之间都没有篱笆，没有警示牌，也没有其他障碍，人们可以完全无视整洁地铺展的小石子走向另一条路——选择自己要去的方向。

夏德拉克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下停住脚步，抬头望着悲怆而又无害地摇摆着的树梢，这些树的根都扎得极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只有那些人行道让他感到不安。他把重心在双脚换来换去，琢磨着怎样才能避开水泥路走到大门口。正当他在为自己设计一条路线时——在哪里必须跳一下，在哪里又要绕过一丛灌木——一阵哄笑让他吃了一惊。两个男人正走上台阶。接着，他又注意到周围还有许多人，要么他才看见他们，要么就是他们刚刚显形。他们都是些薄片，像纸娃娃般飘下人行道。有些人坐在轮椅上，由

另一些纸片人在后面推着。每个人都像在吸烟，他们的四肢在微风中弯成弧形。要是来一阵大风，他们准会被高高吹起，也许会就此落在树梢上。

夏德拉克决定冒险。走了四步之后，他已经到了通向大门口的草地上。他始终低着头，不去看那些在四周左旋右转、前俯后仰的纸片人，这样一来就迷了路。抬起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与医院主楼隔一条铺好的人行道的一座低矮的红房子前面。一阵不知从哪里飘来的香甜气味让他想起了一些痛苦的事。他向四周张望，想找到大门，这才发现拜刚才在草地上走过的曲折路径所赐，他已经站到相反的位置了。矮房子的左边是一条砾石车道，看起来通向庭院外。他快跑几步，踏上了车道，离开了这个他待了一年多，却只能清楚回忆起八天的避难所。

一踏上公路，他就朝西走去。住院太久使他身体虚弱——走在公路边的砾石上，脚步都不稳。他拖着双腿前行，越走越感到头晕目眩，于是停下脚步喘上几口气，再重新前进。他磕磕绊绊，汗流满面，可他还是不肯擦一下额角，唯恐看到自己那双手。坐在方方正正的黑色轿车里的过路人把他当成了醉汉，闭上眼睛。

走进一座小镇时，太阳已经当头高照。他沿着有阴影的街道走过几片街区，就来到了小镇核心地带——这里秀丽安静、规划整齐。